

文章编号:1005—0523(2007)06—0083—04

《宠儿》中的生态女权主义意识

刘 星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宠儿》作为托妮·莫里森的最杰出的代表作,被誉为美国黑人历史的一座纪念碑。在小说中,不仅女性和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个人、自然与社区的发展也密不可分。从生态女权主义的角度看,《宠儿》从身体、自然和地方三个方面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意识。小说中的生态女权主义意识有助于提倡男女平等,消除种族与阶级歧视,同时也为解决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提供了良方。

关键词:《宠儿》;生态女权主义意识;身体;自然;地方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1993年10月7日,一位少数族裔女作家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就此成为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托妮·莫里森。她获普利策奖的长篇小说《宠儿》可以堪称是她的最佳代表作,被誉为美国黑人历史的一座纪念碑。该作的问世引起了美国文学和文化界的强烈震动。迄今,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叙述学等学派都曾用《宠儿》做过理论研究。但目前还没有评论从生态女权主义的角度对该小说进行探讨。在《宠儿》中,女性人物和自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认同。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生态女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宠儿》,以发掘小说中的生态女权主义意识。

1 生态女权主义理论

生态女权主义“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⁷⁰年代发表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金莉⁵⁷)。她把生态观点和女权观点相结合,揭示了自然和女性之间某种天然的联系。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女性和自然的认同。首先,女性生儿育女和自然的循环往复生产有着相似性;其次,女性与自然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都被视为没有发言权的其他者和被征

服与统治的对象(肖巍³⁸)。人对自然的关系,其实反映着人和人的关系,“不同剥削阶级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总是要通过占有资源、垄断资源、掠夺资源来控制 and 奴役另一部分人”(傅华⁴)。因此,生态女权主义在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分析中,也包括了对各种社会统治制度相互关系的分析,如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阶级压迫的分析。生态女权主义采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父权制文化,并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这种价值和结构倡导男女平等,消灭种族歧视与阶级歧视,建立一个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

当代美国哲学家、生态女权主义者斯普瑞特奈克从哲学上分析了生态女权主义的基础,并指出“生态女权主义的哲学基础应该是一种‘彻底的非二元论’(radical nonduality),它是对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批判”(转引自张妮妮³⁰)。彻底的非二元论“断言存在是统一的整体,是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微妙一体的格式塔”(C·斯普瑞特奈克⁵⁶)。这种分析认为生态女权主义的批评应不同于解构主义“唯有差异,别无其他”的观念,而是“基于整体论上的某种建设性意见”(张妮妮³¹)。根据存在的统一整体性的思想,斯普瑞特奈克重新阐释了身体、自然与地方三个概念:“所谓‘身体’指的是统一的身心;所谓‘自

然'指的不是科学上的理论体系或文化中所感知到的胁迫恐惧,而是我们的物理环境,它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所谓'地方',我指的是生物区域、是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转引自 张妮妮 33). 彻底的非二元论的提出推进了生态女权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2 对《宠儿》的文本解读

《宠儿》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见证了奴隶制对黑人心理的影响. 小说以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女性为主角,承担为民族寻找自我、塑造形象的重任. 最终,历经磨难的人们从民族悲剧的灰烬中崛起,寻找出永存希望之路,即打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共同建立和谐的精神家园.

1) 从分裂的自我到统一的身心

西方文化的主要权力结构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制度”(金莉 59). 在这种等级制度下,女性被视为没有发言权的他者和被征服与统治的对象. 而小说的女主人公受到了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被剥夺了完整的人所有的权利以服务于奴隶主的需要.

奴隶制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肆意践踏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残酷. 小说的女主人公塞丝曾经这样痛切陈述黑奴的根本处境:“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你的整个自我. 不止是奴役、杀戮或者残害你,还要玷污你. 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都不可能喜欢你自己. 玷污得如此彻底,能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不能回想起来.”(Morrison 251) 身为奴隶,让塞丝最受打击的不是奴隶主“学校老师”及其侄儿对她的性侵犯和肉体虐待,而是“学校老师”告诉侄儿她们这些黑奴具有“动物属性”. 塞丝在种植园为奴的经历使她在肉体、感情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从而导致她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正视自己,而把自己的儿女看成是她最宝贵的部分.

虽然塞丝深受奴隶制的迫害,但她一反逆来顺受的奴隶形象,以一个自尊而独立的女性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这首先表现在她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伴侣,且不顾奴隶的身份而坚持要缝一件像样的婚服. 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塞丝对于自己人格的庄重宣言. 后来她又主动出逃以反抗“学校老师”的残暴待遇,使自己从男性文化和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此外,塞丝还誓死捍卫作为母亲的权利,这也是她最为

显著的特征. 出于一种母亲特有的爱和保护意识,她甚至欲杀死自己的孩子,以使他们不再重复她那样的悲惨命运. 这种暴烈的母爱的意义在于,一个奴隶而且是一名女奴第一次真正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

2) 机械化的生产与创造性的自然

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对于西方现代科学观的批判. 西方现代科学打破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依赖,使得人类把世上万物分为不同的等级,并认为人类利益高于非人类利益. 而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中,自然与女性一样,被视为被统治的对象. 因此,在这个男性集权的等级社会里,女性必须服务于男性的利益,自然必须屈服于机械化的农业和文明社会的主宰.

《宠儿》中的奴隶主为获取最大利益而把生产模式应用于奴隶制,对奴隶造成身体、精神和感情上的劫掠. 小说通过对“甜蜜之家”农庄的描绘,揭露了奴隶制残害黑奴的种种罪行. 在奴隶主的眼里,女黑奴尤其被看成是生产的工具,不仅她们可以被当作商品自由买卖,而且她们的子女出生后又将重复她们的命运. 尤其是“学校老师”这个冷血、施虐的狂热种族主义分子,在种植园中实行严格的制度和残酷的惩罚. 为了搞所谓研究,他对待奴隶就像对待牲口一样,成天拿着尺子在奴隶身上量来量去. 奴隶主对黑奴的奴役就如同榨干每一份土一样,一直要到榨干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滴血为止.

小说中所体现的非洲传统宗教思想和生死观念对西方现代科学观提出了挑战. 在西方现代文明中,人是占据最高精神层次的,被视为优于动物或自然界其他生物,比起动物或植物来更加重要、更有价值. 而小说所体现的非洲传统宗教思想说明,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没有什么等级制度,这与生态女权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 例如,依照非洲传统宗教,树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同时也是上帝与非洲黑人交流的“媒介”. 这一思想在小说中的黑人在“林间空地”举行精神救赎仪式得到了集中体现. 非洲传统宗教还认为,善良的人死后,他们的灵魂将会得到永生,同时也会作为上帝与还在世的家人之间的“媒介”,保佑他们的家族繁荣昌盛(Twigs 240). 当塞丝和丹芙心力交瘁时,她们都希望从贝比·萨格斯的灵魂那里寻求帮助. 非洲传统宗教把宇宙看成是深不可测的,动态的整体,它远远超出了人们的理性的控制范围.

在《宠儿》的黑人世界中,自然主要作为疗救、慰藉和生命的源泉. 无独有偶,小说中的女性常与自然

联系在一起,扮演着相同的角色。贝比·萨格斯在“林间空地”布道时,就与这块土地一起成为黑人情感和启迪的源泉。对于丹芙,那黄杨灌木围成的“翠室”是见证她成长的陪伴、是保护她免受外界伤害的栖身之地,是为她提供精神食粮的场所。塞丝作为一名女性和母亲,和自然的联系也极为紧密。对于她和黑尔的第一次结合,小说以充满着歧义和暗示的性感的语言,将塞丝和自然水乳交融的关系勾勒出来。

在奴隶制下,自然和女黑奴都被当作生产的工具使用,完全服务于整个生产过程的需要,没有自身的价值。而小说中的黑人深受非洲传统宗教观的影响,把自然看成是有灵魂的生命体,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怀着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自然。与此同时,他们也认可女性在黑人生存中不可磨灭的作用。

3) 人类由隔离走向和谐共处

生态女权主义不仅强调男权社会对于自然的开发和对于女性的压迫之间的联系,它也认识到这两种形式的统治是与阶级压迫、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有着密切关联的。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致力于建构“基于一种能使男性和女性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基于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完整保持之上的”新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金莉 58—59)。

《宠儿》通过再现男人与女人、个人与社区以及黑人与白人的关系探讨了人的生存问题,并提出了人类走出隔离,走向和谐的构想。小说中的黑人女性深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她们的生存不仅受到奴隶制的威胁,在男女关系上,她们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以塞丝和保罗·D的关系为例,尽管他们已经结合在一起,但当保罗·D得知塞丝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不受奴隶制的屈辱而杀婴后,对她横加指责,认为那是野兽的行径。保罗·D没有从蓄奴制的环境而是以道德标准来看待塞丝的行为,在他与塞丝之间横亘了一条鸿沟。后来,保罗·D意识到是塞丝激起了他心中的爱,并还他以被奴隶制剥夺的男子汉的尊严,于是决定和塞丝共同面对未来的生活。在个人与社区关系上,丹芙在走出家门,成为社区的一个成员时才发现自我,得到了成长。保罗·D和他在乔治亚洲的狱友通过协作才得以越狱。同样,塞丝在成为辛辛那提社区的成员后也享受了短暂的幸福时光,而她女儿的夭亡也与社区没有提前给她通风报信有关。社区的黑人妇女为了弥补以往的过错,最终聚集在塞丝家门前赶走了宠儿,阻止了塞丝错杀鲍德温先生,也把她们自己从往事的深渊中解救了出来。这些事例再次证明了小说中的黑人所坚信的宇宙万物

是普遍联系的看法。

小说除了揭示奴隶制的精神贻害,还探讨了黑人与白人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塞丝在逃亡途中生下女儿丹芙,主要得益于穷苦白人女孩爱弥的无私帮助。正因为此,塞丝才以爱弥的姓来给自己的女儿命名。这段动人故事是对超越种族界限的普遍人性的讴歌,与小说扉页取自《圣经》的引言交相呼应: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Morrison, *Beloved*)

这段引言在《圣经》中强调了上帝对异教徒的拯救,被置于小说的扉页体现了作者对生命多样性的尊重,对宽恕和爱的提倡以及消灭种族、性别、阶级歧视的主张。

最后,小说的主人公在经历了生死之交、惊涛骇浪的生活后终于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开始和整个社区一道共同创建未来。

3 结语

在《宠儿》中,女主角那不堪回首的受难史通过不同的视角完成,展现了黑人群体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心灵。他们在与自然融入的过程中又通过各种音质的多声部的合唱与舞蹈来赋予自己完整的身心。在非洲传统文化背景下,自然、人甚至灵魂都被纳入到整个宇宙之中,彼此平等,和谐共处,共同承担传承文化、维持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的责任。

小说不仅为一个长期“失语”的民族寻找到了声音和性格,小说的生态女权主义意识还为现代处于生态危机及精神危机之中的人们绘制了理想的蓝图。

参考文献:

- [1] 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2]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57—64.
- [3] 肖巍.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J].妇女研究论丛,2000,(4):36—41.
- [4] 张妮妮.身体、自然和地方——斯普瑞特奈克对生态女权主义的新发展[J].哲学动态,2001,(7):30—33.
- [5] C.斯普瑞特奈克,张妮妮.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中的彻底的非二元论[J].国外社会科学,1997,(6):56—61.
- [6] Morrison, Toni. *Belove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 [7] Selassie, Kokahvah Zauditu. *Women Who Know Things*; African

Epistemologies, Ecocriticism, and Female Spiritual Authority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J]. 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1.7(2007): 38—57.

[8] Twesigye, Emmanuel K. African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ity in Logos—Christ: Common Ground Revisited [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6.

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Beloved

LIU X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Being Toni Morrison's finest representative work, *Beloved* is praised as a monument of American black history. In the novel, not only do female and nature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but also individual, nature and community are interdependent on one another for development. From ecofeminist viewpoint, *Beloved* reflects 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terms of body, nature and place. The 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vocating the equality between man and woman, eliminating racial and class discrimination as well as offering a good solution to solve ecological and spiritual crisis.

Key words: *Beloved*; 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 body; nature; place

简讯 2:

我校研究生在江西省首届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好成绩

近日,在南昌大学举行了江西省首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颁奖大会,省教育厅副厅长洪三国、省学位办主任刘洪祥等出席了颁奖大会。

我校研究生取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和三等奖 3 项的好成绩。

江西省首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5 月 30 日举行,由江西省学位办和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南昌大学承办,华东交通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中医学院、东华理工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等 10 所研究生培养单位共派出 67 支队伍参赛,我校共派出 5 支队伍参赛,其中我校取得的一等奖成绩在 67 支参赛队中排名第 4。竞赛最终产生一等奖 10 个队和二等奖 19 个队。本次竞赛获奖研究生和指导教师名单如下:

一等奖:周娟(信息学院)、马汝成(信息学院)、张期星(土木学院)

指导教师:周尚超

二等奖:王林(电气学院)、姜琴(电气学院)、吴鹏(电气学院)

指导教师:左黎明

三等奖:余为清(机电学院)、陈俊杰(机电学院)、薛凯峰(机电学院)

指导教师:吴林峰

三等奖:鲁伟栋(电气学院)、吴先强(电气学院)、刘林(电气学院)

指导教师:左黎明

三等奖:李忠卫(土建学院)、李再玮(土建学院)、何晓源(土建学院)

指导教师:廖国勇